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二十五 經部

詩補傳卷二

逸齋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序詩者所謂國君積行累功在文王則為餘事周之爵位雖歷世已久然召南既以國君夫人立義則言國君積累而成國夫人起家而為配固無害也大抵

詩人取物為比必求其類鵲彊而不淫積以成巢宜以比國君鳩拙而性一居鵲之成巢宜以比夫人曰乃可以配謂其德相偶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此言鳩能安於拙不復有所作為得鵲之成巢遂安然居之以為己有居處也居之謂入而處此巢也方

所也方之謂以此巢為其所也盈滿也盈之謂夫人歸而與妾媵相處充滿此巢也熟味詩人盈之之言可見夫人不妬忌故能與妾媵相處如此以是知后妃夫人雖有他善皆以不妬忌為本故周南桃夭昏姻以時序詩者明言后妃不妬忌所致召南小星知命貴賤序詩者明言夫人無妬忌之行皆推本之言也百兩者百乘之車也御之者迎之也將送也成之者成禮也諸侯之子嫁與諸侯迎送皆百乘故能成

其禮也詩人樂夫人之德可以為國君之配故歌咏

其車服謂其德足以稱之也是詩三章上皆比下皆

賦也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采蘩之詩美夫人既歸國君之後無他嗜好首能采

蘩以奉祭祀與后供荇菜之意同可謂不失夫人之

職矣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

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

蘩皤蒿也沼池也沚渚也澗山水之間也此言夫人于是采蘩于沼于沚于澗之中以供公侯之祀事于公侯之宗廟此所謂夫人之職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此言夫人所被之服飾其在公宫奉祀事之時則被祭服僮僮然而竦敬夫人之所獨也其卒事還歸則左右從之所被燕服則祁祁然而衆多在公曰夙夜

嚴其事也還歸曰薄言未遽去也詩人形容夫人之
孝敬動容周旋皆中于禮非大姒孰能之是詩三章
皆賦也毛云被首飾也儀禮少牢主婦被錫鄭氏讀
為髲鬄謂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被婦人之紒亦
通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二南自大夫妻以下皆被文王之化者也周南以后
妃為化之本被其化者則有兔罝之武夫漢廣之游

女芣苢汝墳之婦人麟趾之公子公姓公族召南以夫人為化之本被其化者則有草蟲采蘋殷其靁之大夫妻行露之貞女小星之賤妾江沱之嫡媵何彼穠矣之王姬騶虞之美人詩之可考如此草蟲與阜螽以異類而相從故深自防閑惟恐陷於非禮自非文王之化浹洽乎人心疇克然爾

喓於遲喓草蟲趯託歷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草蟲常羊也阜螽蠜也二物形既不同一目以草一目以阜則異類可知矣大夫妻見草蟲喓喓然而鳴阜螽趯趯然而從懼不能自保或陷於非禮故君子未歸之時則心忡忡而憂及見其歸相視如初憂始釋耳或曰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當以經為正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張劣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蕨薇皆菜也此二章言大夫妻因升南山而采蕨薇
感時物之一新念其夫征役之未反故于未歸則惙
惙而憂至於傷悲及其既歸則心喜悅而平夷矣是
詩三章皆興而賦之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
祭祀矣
禮者法度之所寓而以誠敬為主葢誠敬者禮之本
法度者禮之文大夫妻特眇然一季女耳而能齋戒

以奉祀則其誠敬之本足以稱其文宜其動合乎禮是以序詩者謂之能循法度可以承先祖共祭祀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濵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蘋大蓱也藻聚藻也韓詩云沉者曰蘋浮者曰藻澗濵水涯也行潦流潦也此言備物之合乎禮也葢后妃用荇夫人用蘩大夫妻蘋藻則禮有其等矣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宜綺及釜

方曰筐圓曰筥有足曰錡無足曰釜湘烹也此言用

器之合乎禮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此言置奠之合乎禮也季女尚少為大夫妻疑未足以當祀事今也能齋戒以主祭所備之物所用之器所置之地一遵於禮且以誠敬為主非能循法度而何是詩三章皆賦也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敎明於南國

凡二南之詩非必並作於一時後之録詩者隨所得而取之聖人於刪詩之際第存其可以為後世法戒者初不計其作詩之先後也如甘棠之詩思其人而愛其木遠出召伯之後以其能奉行文王之教使之明於南國故詩人不以美文王而以美召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蒲昌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始銳

蔽芾盛也甘棠甘梨其子白而美者茇草舍也憩休

息也說說駕也棠之下可以作舍則非小木矣南國之人以召伯常作草舍休息於此說駕於此故欲勿翦其枝勿伐其榦勿殘敗之勿屈拜之思召伯不可見見其木如見其人故愛之至也南國之人心如此其忠厚以秉文王之德故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行露之詩乃作於召伯在南國之日非甘棠之比也

何以知之考序詩之言謂衰亂之俗至是始微貞信之教至是始興彊暴之男至是始不能侵陵貞女則知詩作於當時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此貞女自警之辭謂行道之間多露能濡人衣我豈不欲蚤夜而行慮其濡也彊暴之男欲謀我為室豈不欲嫁慮其彊暴弗克由禮或為所汙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

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此言貞女既不肯嫁而強暴之男遂妄興獄訟侵陵貞女如雀之穿屋鼠之穿墉欲據以為巢穴詩人道貞女之辭曰誰謂雀無角以何物穿我之屋誰謂女本無室家之道何故召我之獄誰謂鼠無牙以何物穿我之墉誰謂女本無室家之道何故召我之訟然雀實無角其穿屋也善投隙而竄身未為甚暴也鼠

實無牙其穿墉也直穴坏而肆齧其暴為甚矣賴召伯聽訟之明投隙而竄身者既已退聽不足於室家穴坏而肆齧者亦已沮敗不從其姦計葢貞女喜能自明故其言如此詳味其詩乃召伯至南國之初強暴之男尚有此訟一經聽斷即自馴服不獨貞女得以自保強暴之男已有悛心矣誰謂文王之化專及女子不及男子乎是詩三章一章興也二章比而賦之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羔羊之詩既謂鵲巢之功致又謂化文王之政益指在位之臣而言之若餘人之被其化乃感格而自化耳未足見其功惟在位之臣乃政之所及有是政即有是功如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此節儉之政也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此正直之政也故在位之臣化其政者皆有節儉正直之行此其所以為功致與德如

羔羊者謂在位之臣有是德而稱此服也羔羊之德亦衆矣說周官者以為羣而不失其類說儀禮者以為羣而不黨何休說春秋以贄之不鳴殺之不嗥跪乳而受之死義生禮者董仲舒說春秋以為有角而不用類仁者贄之不鳴殺之不嗥類死義者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羔羊之德如此則節儉正直在其中矣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徒何退食自公委於危蛇移委蛇羔羊

之革素絲五緎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

五總子公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此言以羔羊之皮爲裘用素絲以爲飾皮革一也古得通稱縫者合其皮而縫之也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爲秦養牲蓋倣古制然古之羔裘其制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曰紽曰緎曰總皆素

緎小大之異名也裘之必用羔旣取羔羊之德緎必用素亦取潔白之義也委蛇乃蛇行之狀蛇行能從不能横正直之象也然必委蛇婉曲而動乃能遂其直惟不可變而為横耳故左氏曰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然則人臣之正直固欲其委蛇不可直情而徑行亦以朝從莫横為戒也退食自公自公退食再三互言之雖以叶音韻亦以見人臣出公門入私門出私門入公門無私交之行也是詩三章

皆賦也一說凡人之情於人之所見則儼然其容人所不見之地則鄙慢無所不至今羔羊之大夫自公門入私室所對則妻子僕妾而不改朝廷雍容之氣象竊謂孔子在鄉黨朝廷恂恂便便自然中節若惟務不改近乎好偽

殷隱同下 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殷其靁之勸以義與汝墳之勉以正一也然勉者謂

於既歸之後勉其勿倦望之將來也勸者謂從征之時勸其盡力勿遽懷歸也召南之大夫遠從征役不遑寧處已自知義而其妻又能勸其盡力夫婦俱賢固爲可嘉彼汝墳役夫之妻乃貧賤愚婦人耳亦知勉以正則其道之妙尤爲可美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

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聲盛貌南山指南國之山也大夫妻既知義故因靁以起興遂以靁喻君之號令謂南山之陽之側之下有殷然之靁聲人皆畏之況君之出令俾從征役何人敢違此宜乎大夫莫敢遑暇莫敢休息莫敢安處也始言陽中言側卒言下有漸近之意三章申言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謂君子既能奮然自立勇於從役當竭力以俟卒事不可徒歸也相勸之辭諄複如

此非知義者不能也是詩三章皆興而賦之

摽(婢小反下同)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男女昏姻失時固有多端或以時之凶荒無以爲禮或以俗之強暴不容擇配或以役之無節不遑寧處今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既無三者之患可以及時而昏姻矣故詩三章皆幸其可以講禮又唯恐其失時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摽落也梅之落以喻人之年召南之國初被文王之化前此困於商俗男女至此皆已年及或又過之故詩人設為女家之辭曰梅既實而落所存者七耳當求庶士之可以配者及吉日則可以成禮矣梅既實而落所存者三耳當求庶士之可以配者及今亦可

以成禮矣梅既實而落頃筐已盡取之矣當求庶士之可以配者相及而遂語之也人情喜於及時而唯恐失之故其辭汲汲如此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一說昏欲及時者所以全之於節行未破之時竊謂此說非所以處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者詩人但喜其得以及時耳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小星之詩能使賤妾亦知天命能盡其心自非夫人
無妒忌之行所以感服其心者有素何以得此序詩
者以為惠及下殆與樛木逮下無異然則夫人與賤
妾可謂兩盡其道矣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
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說者謂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又謂衆
星隨心噣在天猶諸妾隨夫人進御於君或者又曰

諸侯一娶九女姪娣與媵而八詩人以三與五為八故以況之是又以三五為娣媵也殊不知噣即柳也元命苞以柳為五星天文志星經以柳為八星後之明歷象者皆以元命包為非以天文至星經為是又心以三月見於東噣以正月見於東詩人言三五在東乃一時所見耳噣見於東方既不同時則五非噣明矣或者又謂心之東見其次相連者亢氐房也心三星亢氐房各四星合而言之為十有五故曰三五

竊意此詩出於賤妾之口安能窮究象數若此其詳但據所見或指以問人略說小大之名耳就使果知象數則心三星噣八星參六星昴七星詩人取象必緣其類夫人一而已以是為比豈其類邪况衆妾進御自有次序不隨夫人在禮夫人專夜衆妾不敢當夕初無相隨之義惟日月者夫婦之象是詩雖不及月要之月可以比夫人大辰可以比娣媵嘒然微明之小星乃衆妾也一章賤妾自謂視嘒然無名之小

星或三或五見於東方如我衆妾肅肅然嚴整宵夜征行蚤暮在公家實由命之貴賤與夫人不同也二章亦賤妾自謂視嘒然小星之中維參與昴雖同見於西方而小大有異葢參與昴連體謂之大辰昴即留也謂物成而繫留二者比小星為大葢以喻娣媵也衆妾非敢望如娣媵是以肅肅然宵夜征行抱衾裯而往來實由命之貴賤與娣媵不相若也不敢斥夫人而指娣媵則其知貴賤也審矣毛氏云衾被也

裯襌被也鄭云裯帳也或云漢世名帳為裯齊詩作

幬注云帳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

江有汜（祀）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

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

也

江有汜之詩亦作於當時與行露之意同葢江沱之

閒其初尚未被不妬忌之化故嫡專恣廢禮既不以

媵備進御之數又役之以勞苦之事至是風化始行

為媵者雖勤苦而無怨嫡亦感悟悔其初心待媵有禮矣序詩者專以美媵為言葢謂媵能無怨於先嫡能悔過於後由無怨而致悔過此其所以美媵與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水決復入曰汜水岐曰渚沱江之別者江沱猶江漢序言江沱之間猶言江漢之域也詩人因江沱以起

興謂嫡之必有媵猶江之必有氾必有渚必有沱水雖有大小其流必相通也以用也與相與也過過從也嫡之始嫁也不以禮遇媵既不知所以用之又不能相與不復過從已而被文王之化媵雖當勞苦之事而能勤而無怨嫡遂悔悟相遇以禮變悲嘯為詠歌雖曰由無怨致然非貴賤皆被其化何能兩盡其道如此是詩三章皆興而賦之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

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之惡無禮亦與行露江有汜之意同葢始猶習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既被文王之化則雖在商之末世強暴之人已知無禮之可惡以見難化者有悛心矣則此詩作於當時可知也

野有死麕俱倫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徒尊束有女如玉

此言強暴之人被化感悟謂於林野得自死之麕鹿

及以樸樕之小木爲薪芻其物可謂微矣取潔白之茅以包束之猶可以爲禮向也未悟陵暴成俗雖微禮亦不能講今日自知羞惡取微物以爲用則可以成禮矣有女懷春者謂女子年及而當嫁因春則興懷凡我吉士茍能以禮誘道之則可以成室家之道矣有女如玉者謂子之德如玉之潔白不可犯以非禮再言白茅純束亦以比德與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之意同也儀禮射禮有誘射謂以禮道之正與此誘

同

舒而脫（敉外）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美邦）也吠

此章設女家謂男子之辭舒徐也脫脫舒遲也帨佩巾也謂既有微物可以行禮室家之好指日而成尚慮強暴之習未除遂戒其徐徐舒遲以圖之無或違禮感動女子之巾帨無或使女家之狗驚而相吠葢以禮自防惟恐以無禮而害其成也當此亂世被文王之化男子既知惡無禮女子亦幸其有禮固不當

責其備物盋物雖微薄猶賢乎已但不可不約以禮故雖許之亦不欲其遽迫也如此則男女兩善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何彼襛矣之詩正如甘棠皆作於召公既去之後録詩者得其詩於召南之地雖已歷數世之遠以其肅雝之德實本於文王之遺澤故編次於召南其詩指

言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於經既有可據何用曲說終自窒礙不能使人不疑且周南之公子詩序明言衰世故可以為商之公子此序止言王姬則周之王姬也若舉書寧王易康侯為例以文王為平正之王大公望為齊一之侯則文王未嘗稱王後世追稱之耳大公望既封於齊矣又可以齊一命之與就使果武王之女則武王已王天下王女尤為貴重不必言王孫也說者案武王二女大姬下嫁胡公次為媵況武

王既娶大公望之女謂之邑姜則大公之子武王之女乃甥舅也可以為昏姻乎若以為商王之孫則商之末世不聞賢君安得目為平王也案春秋魯莊公元年書冬王姬歸于齊嫁齊襄公也又莊公十有一年書冬王姬歸于齊嫁齊威公也東周二王姬皆平王之孫嫁于齊而嫁威公者謂之恭姬近於肅雝之德矣或疑詩亡然後春秋作不應平王之孫有詩在正風且去文王世數既遠不當繫之文王先儒固已

辨之所謂詩亡乃王者之雅亡耳今案詩譜諸國風下至定王猶有詩如陳風株林等篇是也若謂東周不當有美詩則定之方中美衛文公在惠王之世益變風雖有美詩皆繫之列國自周南召南而下况王姬能成肅雝之德有文王雝雝在宫肅肅在廟之遺風世數雖遠實文王之子孫也在成王時多士助祭者肅雝顯相詩人亦以為秉文之德其詩繫之文王則文王之子孫有祖之德繫之文王何疑之有序言

下王后一等謂王后五路重翟為上厭翟次之王后六服褘衣為上揄狄次之成周之制也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襛者華也厚也唐棣其華特盛桃李同時而華皆取相輝映之義緡綸也取以絲為綸之義詩人謂彼車服之盛如唐棣如桃李不可謂薄陋矣然一遵於禮

初無浮靡僭侈之事人之見之皆以為能敬而和則王姬之德可想而知以絲為綸有合姓綢繆之意釣用絲綸可以得魚猶合二姓之好可以成家二章先言平王之孫昏姻之道男下女之義也三章先言齊侯之子夫夫婦婦正家之義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

王道成也

符瑞之說學者不必深泥孔子固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盖謂古之盛世則有是物自嘆生非其時無復覩此故曰吾已矣夫意謂吾道可以措世如古之盛而不見用耳非直謂己之道可以必致是物也且鳳猶有再至之理河圖洛書之文為萬世不易之法一出足矣安用復出邪魯狩獲麟孔子傷之謂盛世所有之物乃因獵而得天理人事舛錯至此則吾道

何由可行故感麟而作經亦感麟而絶筆學者遂有孔子作春秋文成致麟之説智者所不道也周南終於麟趾或者疑文王之化足以致麟而騶虞之詩其説尤異且麟趾騶虞之詩所以為關雎鵲巢之應者謂文王之化託之后妃者至麟趾能化及衰世之公子託之夫人者至騶虞能化及於司獸之虞人葢公子宜偷薄而信厚虞人宜多殺而好仁皆世之所謂至難者故以二詩為二南之終以明王化之極致所

謂應者猶言效驗云爾而說騶虞者以為義獸且方嘆其仁而有取於義獸可謂不類矣參考衆說惟賈誼新書謂騶者文王之囿虞者囿之司獸戴記射義謂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以詩之文義求之灼然可信況麟趾騶虞之序視餘篇為特詳初無符瑞之說學者惡可舍此而取彼哉序詩者謂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求之於詩如行露之貞女終能自明不為非禮之汙則人倫

正之實也如羔羊之在位皆節儉正直無私交之行則朝廷治之實也如江沱之嫡媵能無怨而悔過野有死麕之男女當亂世而惡無禮則天下純被其化之實也至庶類蕃殖蒐田以時則物被其澤皆蕃育以遂性國重農事命蒐田以去害彼騶虞之虞人宜以殺獸多為有功今乃驅五獸以待君之一發好生之仁如此虞人可謂王化之極致故以王道成為言然則文王之王道至此可謂無一毫之可議矣

彼茁側劣者葭壹發五豝百加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豵子公于嗟乎騶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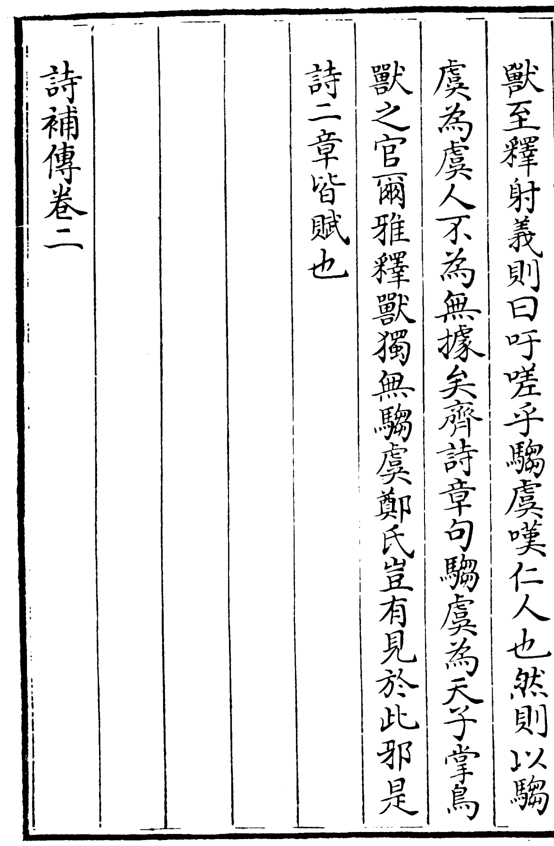
葭蘆也蓬草名也茁出也豕牝曰豝豕生一歲曰豵葭蓬始萌而命蒐田可謂得其時矣騶囿之虞人前驅五豝後驅五豵皆以待上之一發以見庶類之蕃多故易驅如此而國君前後所取各止一獸之縱逸者不知其幾于嗟乎騶虞嘆此虞人好生之仁也二南詩人未嘗指言文王特序詩者推言之耳今此詩

嘆虞人之仁說者乃獨以嘆文王之仁有如騶虞就如其說亦不應以獸而比文王也或謂文王之囿何以名騶竊謂以騶為獸漢人亦嘗言之如武帝時建章宮後有物出焉其狀如麋東方朔曰此騶牙也遠方歸義則騶牙見其齒前後若一故名騶牙或疑牙虞聲近亦牽合之說彼見詩有騶虞之篇而毛氏以騶虞為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故易牙為虞爾司馬相如封禪文有曰囿騶虞之珍羣且謂般般之獸

白質黑章旼旼穆穆君子之態封禪之文作於相如臨終之日武帝在位久矣毛公為景帝之子河間獻王博士則詩義已行意相如亦祖毛氏以求合詩書欲人主之必聽也至晉張華號為博物謂珍獸若虎具五采尾長於身名曰騶虞乘之日行千里華之意本欲遷就以牙為虞然色具五采與毛氏白虎黑文之說既已不同尾長於身日行千里乃獸之有軼材者殊無仁之氣象惟許氏說文謂不食自死之物以

求合毛氏義獸之說陸氏疏義謂不食生物不踐生草以求合毛氏不食生物之説殊不知一以為不食自死之物一以為不食生物二說正相反不足證也竊意文王之囿亦必取物以名之名囿為騶豈以騶牙為遠方難致之物亦猶後世閣以鳳名臺以麟名皆取其可貴者然則雖以騶名囿而虞自為司獸既不可以騶之一字併以虞人為獸亦不可以虞之一字而廢騶牙之説庶乎通論也案左氏傳成公十八

年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杜氏謂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然則晉以馬為騶猶後世以馬為龍皆取諸異物以名其馬也又案左思魏都賦曰邁梁騶之所著張銑釋之曰梁騶古天子田獵地名戴記月令天子敎以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鄭氏釋之曰七騶為趣馬主駕說者夫所獵之地謂之梁騶則與以司獸為騶虞之意同矣鄭氏箋詩固不敢狗毛之説以騶虞為



獸至釋射義則曰吁嗟乎騶虞嘆仁人也然則以騶虞為虞人不為無據矣齊詩章句騶虞為天子掌鳥獸之官爾雅釋獸獨無騶虞鄭氏豈有見於此邪是

詩二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二

謹按卷一第二十頁前四行傳僕亦病矣刊本亦

訛巳今改

第二十二頁後二三行傳七月作斯螽刊本斯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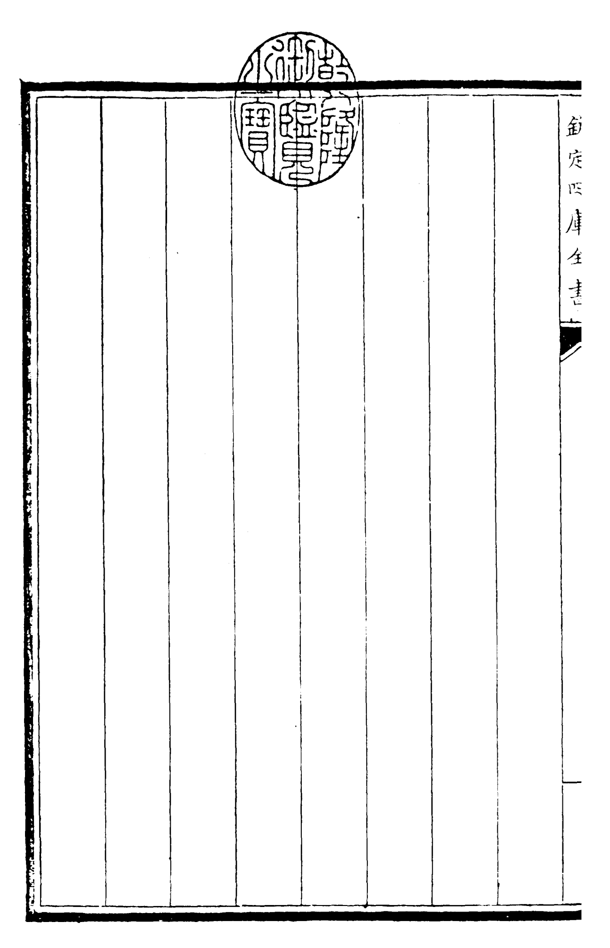
訛螽斯據豳風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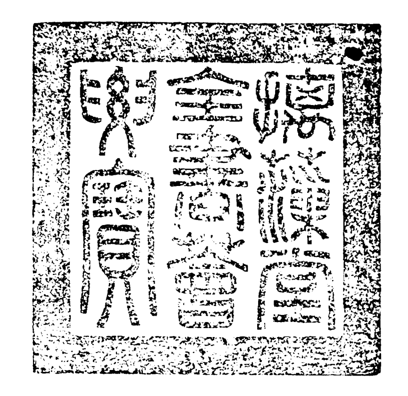
卷二第十四頁後三行傳天文志刊本志訛至今

改

第二十六頁前四行傳邁梁騶之所著刊本梁訛

良據魏都賦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李春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補傳卷四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詩補傳卷三

逸齋

邶風 鄘衛說附

邶鄘衛皆商紂畿内地武王代紂以其地封紂子武庚命管叔蔡叔霍叔為之尹以教商民謂之三監其後三監挾武庚以叛成王既黜商命殺武庚伐三監於是封微子之後於宋以為商後以商餘民封康叔於衛三分其地與邶鄘並建衛之子孫稍幷二國而

兼有之國史録詩不與衛之滅國故先邶鄘而後衛因其詩所得之地而存其國之舊然三國之詩皆衛之事實亦猶木瓜美齊威公以其作於衛地故不得謂之齊猗嗟刺魯莊公以其作於齊地故不得謂之魯先邶而後鄘豈以其亡之先後與二南正始由於文王之道大姒之德故變風亦以衛君無道夫人無德爲首變風者正風之反也此邶鄘衛所以次於二南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傾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柏舟終篇皆君子憂國之言不以已之不遇而少替此其所以為仁也衛頃公與君子則不合而以小人自近則其國可知矣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柏之為木堅脆而多節不宜為舟其初雖汎然在中

流與他舟無異而其質入水易敗不可以任重致遠以辟小人在位終敗國事此君子所以終夜耿耿然不能寐若有隱痛在身非我無酒可以遨遊以見憂之深不遑自逸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汝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茹納也鑒雖明而其納影也初無分於妍醜皆並納之我心之明不能如鑒之並納言必欲為人君辨君

子小人蓋憂之甚者親如兄弟若可以據依為助今也微以我之所憂往愬之反遭其怒謂我爲不當然蓋與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之意同

傳曰金水内影火日外影鑒金也故能納影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眷勉)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上章言往愬於兄弟反逢其怒似欲君子改其常操以趨時求合故君子矢之曰石雖堅尚可轉我心不

能如石之可轉席雖平尚可卷我心不能如席之可卷惟能持其心而不可遷變故凡見於威儀容止之間亦棣棣然相承如一不可有所選擇而改其常度此言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內外皆有所守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古豆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避亦有摽符小

君子之所以甚憂至於悄悄然介於中者以其見怒於羣小必不容泰然安處既見誣而可閔又受其侮

玩也君子之憂如此所以於其靜而致思不覺驚寤而至於舉手拊心也摽拊心貌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戶管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居諸語助也日君象月臣象月有盈虧則微者月之常日不可微也此日而微則為羣陰之所蔽而君道虧矣君子憂小人用事盜惟辟之威福使君道之尊乃與臣下迭為盛衰此胡可忍哉故君子憂之如蒙

不潔未能澣濯所以於其靜而致思恨無羽翼可以高飛遠舉避此汙辱也是詩五章其四章賦也餘皆比而賦之

緑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衛莊公娶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州吁之母嬖而上僭莊姜失位故賦是詩

緑兮衣兮緑衣黄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緑兮衣兮緑衣黄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黄正色喻夫人也緑閒色喻嬖妾也以緑為衣以黄為裏以緑為衣以黄為裳則尊卑上下之分皆倒置矣故莊姜憂之謂此憂何時可止何時可忘也

緑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尤兮

闕文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此莊姜指莊公而言謂冬裘而夏葛乃理之常今君使我失位以至困窮是猶衣以絺綌使禦淒然之寒風可謂少恩矣我思古人所以隆夫妻之恩者實有得於我心也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莊姜既無子莊公復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桓公立州吁弑之戴嬀歸陳莊姜送之作是詩以見己志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頡戶結之頏戶郎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時掌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燕燕鳦也古人重言之也差池羽不齊也頡頏飛高下也下上聲小大也鳦以春至以秋去莊姜感戴嬀之歸故以喻之遠送于野不忍别之意也將之亦送也陳在衛國之南故曰遠送于南莊姜以戴嬀所生

子為已子則其相友愛可知矣宜乎遠送之日始則泣涕如雨之多既而佇立以掩泣既而勞心而不釋

仲氏任而鳩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凶玉寡人

仲氏戴嬀字也先君莊公也寡人莊姜自謂也周官六行信于友為任莊姜謂仲氏於我相信如友故曰任只且稱仲氏之德塞實而無偽淵深而不流温和惠順終始如一既能自善自謹其身又當不忘先君

有以助我相訣之辭如此冀仲氏之不遐棄也是詩四章其卒章賦也餘皆比而賦之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日月君夫人之象也日月晝夜代明君夫人內外分治其為體不輕矣莊姜之賢以禮事莊公而莊公不以禮荅之使至於困窮彼州吁之暴習見莊公之不禮莊姜故敢肆為侮慢此所以遭難而自傷也是詩

雖未免有追咎之言而終於自傷已之不淑所謂可以怨者如此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之人謂莊公也逝往也指已往之事也莊姜謂已之配先君如日月之照臨覆冒下土誰敢侮者蓋由先君往者不以古夫婦之道相處不知夫婦之相好是

以不能銮定其難已雖以禮事先君而忍不顧我已雖爲先君之内助而忍不報我此二章皆追咎之言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莊姜謂己之配先君如日月之出於東未常失道而先君乃無善聲如此豈己之父母所以養我者不能

令終而致此極乎既不能釡定其難則先君所以不顧我者若使可忘而我自不忍忘先君所以不報我者若可陳述而我自不忍述此二章皆傷已之不淑也是詩四章上皆比下皆賦也一說何為而能定吾國寧不我顧不我報而國憂則甚焉今之說者曰苟吾利而已國不恤也且未有家破而子可以偏肥未有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者故周傾則嫠婦不能以自恤鄭亡則燭之武必有所不利如之何而止為已計

哉竊謂此說止為寧之一字非一篇之意與俾也可忘報我不述若不相似居諸語助檀弓曰何居孟子曰有諸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莊姜可謂賢矣莊公夫也以禮事之而不見荅旣已自傷已之不淑州吁子也不以母事莊姜至於見侮慢亦自傷已之不能以母道正之終風之詩極言母子之至情冀有以感動柰州吁之暴不能知此使莊

姜有母之慈而不得施誦其詩者可謂之流涕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許約浪笑敖五報中心是悼

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言州吁之暴如終風之疾不以母事莊姜且從而笑侮之其子戲謔敖慢而無忌憚其母則中心惻怛以自傷悼是州吁雖無子道而莊姜母子之慈未嘗替也

終風且霾亡皆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風雨土曰霾風既疾而又雨土以況州吁之暴益甚

不止於笑侮且不復肯來矣州吁雖不往不來而莊姜母子之思未嘗忘也

終風且曀於計不日有曀寱言不寐願言則嚏都麗曀曀其陰虺虺虛鬼其靁寱言不寐願言則懷

陰而風曰曀曰曀曀則日常陰也曰虺虺則雷電俱發也以況州吁之暴日甚一日而莊姜母子之情尤為切至因備道人間母子之事以令人驗之則知古人亦然也今人或父母有疾子在他所必夜不能寐

或無故自噫必曰何人道我或無故心動必曰我家有故莊姜謂州吁我於寤時出傷悼之言汝苟有人子之心當必不能寐矣故曰寤言不寐我由中心之願發思汝之言汝苟有人子之心當必自噫矣故曰願言則嚏當必心動矣故曰願言則懷凡此皆冀州吁之感悟故以人間母子感通無間之理曉之惜乎州吁之暴頑然不能入也是詩四章上皆比下皆賦也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衛州吁弑君篡立遽為伐鄭之役意欲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抑不知身犯大惡衆叛親離安能得志故雖與陳宋有成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國人已怨之此詩終篇皆豫為喪亡之言信乎人心未易服也序詩者以用兵為暴亂為無禮衆仲謂兵猶火弗戢將自焚其言果信然此詩怨詩也暴如州吁猶怨而

不叛所以為忠厚也與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衛之國人聞鏜然擊鼓之聲見州吁踊躍喜鬬之狀

已出怨言則人心可知矣土國城漕者意州吁當時

内興城漕之役外為伐鄭之舉故國人以為與其遠

出南伐寧在土國供役耳皆怨辭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敕中）

國人謂從公孫文仲南行既與陳宋有成可以歸而

不歸使我憂心忡忡然而不釋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闊與
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
洵荀兮不我信伸兮
上二章則為怨辭下三章皆國人與室家相訣之辭
謂我之此行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馬汝欲求
我遺骸當於山林求之自分必死也因言人之死生
離合常與汝成誓約矣又常執汝之手有偕老之願

矣蓋契者合也闊者離也洵信也信伸也今所嘆者果成離闊矣不容我苟活矣又嘆我言本可信今偕老之約不可伸矣言雖怨切無叛之意故聖人删詩有取焉是詩五章皆賦也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南風長養萬物又當炎夏人之所樂故謂之凱風不

必以萬物喜樂為解衛之時有七子之母不安於室而欲嫁者其子能形容母氏之劬勞自相切責謂無以當母心故至此母氏既能以慰其心而不復嫁則孝子養親之志成矣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於驕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此二章形容母氏之劬勞謂南風之長養萬物自棘心夭夭而少壯至可以為薪南風披拂之力為多母

氏之生育七子自㓜至成人其劬勞又過之今母氏有聖善之德而我七子無一令善者可以當母心宜母氏不安於室也

爰有寒泉在浚峻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睍胡顯睆華板黄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此二章皆務以慰其母之言謂寒泉薄物也以其在浚之下人之飲之者可以去煩渴今我七子乃無以少酬母氏之勞是寒泉之不如也黄鳥微禽也以其

睍睆好音人之聞之者皆以為玩好令我七子乃不能少慰母氏之心是黄鳥之不如也孝子能負罪引慝如此則母氏之喜可想而知此之謂能盡其孝道而成其養親之志也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

雄雉刺衛宣公也滛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衛宣公上烝夷姜下要伋妻可謂滛亂矣國事以民為重宣公身既滛亂而不恤其民乃數興軍旅為大

夫者久從征役不得休息遂致昏姻失時國人為此詩者必據所見有從役之大夫雖嘗議昏姻女家未從令既久而未歸不得成禮故國人道此怨女之情卒章有不知德行之說以此知是詩所謂君子蓋指大夫非微賤之役夫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泄泄猶沓沓也國人道怨女之情謂見彼雄雉之飛雜沓其羽雌雄從之嘆人之不如我所懷之君子乃

以我昔日未許之故自遺此阻隔雖嘆無及也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展誠也國人復道怨女之情謂見彼雄雉小大其聲

雌雉和之嘆人之不如君子固誠信可託不至相棄

我所思自不能釋故再嘆之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視日月之往來易覺其久而君子未歸我所以悠悠

然深長思之况道路如此其遠果何時能來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百爾君子不獨指其夫舉凡從役之大夫而言謂爾諸大夫不知何者為德行苟能無忮害之心無貪求之心則何所用而非善似指數興軍旅為忮害貪求此國人亦姑狥兒女所見數興軍旅由於國君固非諸大夫之所欲不敢斥其君乃詩人之忠厚也此詩多有含蓄不盡之意如言雄雉而不及其雌蓋為怨女而言不欲其褻黷軍旅而言德行謫諫之義也是

詩四章上二章興也下二章賦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夷姜宣姜雖皆為衛宣公之夫人一則父妾一則子婦又皆為淫亂然宣姜寵則夷姜縊既不知此詩作之先後固難以指為何人說者以詩有求牡之說謂宣姜乃宣公要而取之故知為夷姜此求之過也父妾則止謂之夷姜子婦則配公之謚而為宣姜明衛人固以宣姜為夫人矣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苦例

匏苦匏也濟渡也腰匏固可以渡險今匏未成實而尚有葉則無可以渡此深涉矣彼冒險而不顧者乃謂深則以衣入水謂之厲淺則褰裳而行謂之揭以喻公與夫人不顧禮義肆爲淫亂也

有瀰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音犯雉鳴求其牡

瀰深也鷕雌雉聲車軾前曰軌涉水者深當用舟淺或可用車雄雉當求其匹而雌雉不當求其牡今渡

既深而盈乃欲用車謂不能濡其軓雌雉反鷕然而鳴不以求牡為非蓋以車而渡深喻宣公不知畏忌雉鳴求牡喻夫人不知愧恥此之謂並為淫亂

雝雝鳴鴈旭許玉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旭日始出也此章譏宣公不能如士之昏姻猶有禮節鴈之雝雝鳴於大昕之旦此納采之有其禮也及冰未泮為歸妻之期此親迎之有其時也古者行禮必用鴈而冰泮止昏禮為士尚能然今宣公與夫人

為淫亂漫不知禮節詩人不欲斥其君故舉士之禮以譎諫之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五郎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卬我也以手曰招此章譏夫人不能如庶人之知可否不肯妄動彼舟人之子招招召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以須我友之至也今夫人從宣公為淫亂殊不知可否詩人不欲斥夫人故舉庶人之言以譎諫之也是詩四章上二章比也下二章興也一說

此詩刺宣公昌禮義以求其欲若是其急也匏猶未可以供濟也而急於涉至於濡帶褐衣以從之豈有濟盈而不濡軌者而宣公則為之濡軌聖人制禮豈禁人之欲哉而人自不敢越禮義而求急濟故歸妻則迨氷未泮人涉則卬須我友奈何宣公之急其欲如此哉竊謂此說乃耑責宣公不及夫人非詩人刺並為淫亂之意當與求牡舟子之喻並觀之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

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焉

詩人多以風雨喻亂世如風雅兩谷風其一為夫婦離絶國俗傷敗而作其一為天下俗薄朋友道絶而作與北風終風無異爾雅以谷風為東風蓋欲以谷為穀故釋之者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也毛氏取之且曰習習和舒貌陰陽和則谷風至爾雅雜出諸家以谷為穀穿鑿為甚豈足證也覩夫婦離絶之詩谷風之下則繼之以陰以雨朋友道絶

之詩谷風之下則繼之維風及頹皆亂世憂懼之氣象則習習不得謂之和舒矣大雅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說者謂大風之行必從大空谷之中然則谷風者由大谷而起說文曰習者鳥數飛也則習習者飛舞不止之貌衛君寵宣姜則夷姜縊是以人化其上淫於新昏棄其舊室其國俗傷敗正如谷風之行物之摧敗者多矣此變風所為作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妃鬼

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德音令名也大谷之風飛舞不止繼以陰雨以喻民俗承衛君淫亂之化離絶傷敗人情物態可想而知此章乃被棄之婦追怨其夫謂當此亂世所宜黽勉同心以守其舊豈宜乖怒遂致離絶辟之采葑采菲者無以根之惡而棄其葉以喻不當以我今之衰而棄前日之愛汝能保其令名而不違離我則與爾偕老矣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 祈 誰謂荼 徒

苦其甘如薺 齊禮 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畿門畿也荼之味苦薺之味甘此章亦婦人追怨其

夫謂我始被棄而去遲遲其行以中心有違離之苦

故也道路亦不為遠爾但送我於門畿以見恩義之

薄也恩義既薄厭故喜新荼本苦菜爾則食之謂甘

如薺以喻新昏宜可醜者爾則宴安如兄弟之相好

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昬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殖古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涇水濁渭水清湜湜清潔貌小渚曰沚此章婦人自謂我如渭之清新昬如涇之濁令爾惑亂反以渭為濁故為爾所棄何不於在渚而觀之則知湜湜然清者渭也屑猶切也爾既宴安於新昬不以我為心切固無如之何但毋往我所治之梁毋發我所用之笱蓋猶惜其家且恐其毀敗也既而嘆之曰我身自不

遑省閲何能恤我之後乎曰我後云者葢婦人被棄必有已生之子故眷眷不能忘説文曰屑動作切切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此章婦人自言在夫家時盡其心力靡所不為深則方舟而渡淺則泳游而行謂不擇淺深事求必濟也家之有無不敢自怠常勉强經營以贍給之鄰里急

難不敢坐視常匍匐而往以救助之婦人之言及此
可謂賢矣
不我能慉許六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古用不售市救昔
育恐育鞠及爾顛覆芳服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慉養也鞠窮也此章婦人度其夫終不能悔故反覆
怨之謂我始望爾終身今既不能養我反視如仇讎
我雖有婦德已阻絕不得施辟之賈有良貨而不得
售昔者未生育男女之初我懼生育之道窮致爾似

續之顛覆今既生既育而有似續矣乃使我及於荼毒皆追怨之言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戶對既詒我肄以世不念昔者伊余來塈許罷

肄習也塈息也此章婦人自嘆以天時之冬春喻人之貧富謂我之聚蓄美菜僅能禦冬月之乏至春有新物則見遺矣我昔日助爾治家正如旨蓄今爾既宴安於新昏第以我禦昔日之窮爾何為外則洸然

武內則潰然亂所以遺我者習以為常殊不念我昔日之勤使我來止息於爾家也婦人雖怨之深終不忍絶豈以有子故與是詩六章一章三章四章皆比而賦之餘皆賦也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狄人奪黎氏地黎衛之附庸也來寄於衛其臣勉以歸國以詩作於衛地故編之衛風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

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式發聲也中露謂暴露也泥中謂泥塗也黎之臣子自嘆其微謂黎既迫於狄又寓於衛臣子可謂微乎微矣臣子之微亦何足言以君之故不可在此暴露也以君之躬不可在此泥塗也為衛不能振起其微不若謀歸故國之為愈也是詩二章皆上賦而下比也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廹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脩

方伯連率所類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黎既為衛之附庸遂以方伯連率之事望於衛故衛雖非伯而黎之臣子以衛為伯而責之以方伯之職也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路氏數之以奪黎氏地之罪則是詩作於宣公之後穆公之前可知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前高後下曰旄丘誕大也叔伯尊稱也與相與也以

用也黎之臣子見旄丘之葛長茂而節日以大自嘆寄寓之久遂呼衛之大夫為叔伯而告之曰何為使我多日於此而不見䘏也何為處此必有與我矣何為久此必有用我矣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狐裘大夫之服車亦大夫所乘黎之臣子呼衛之大夫而告之曰衛之服裘者非不蒙戎而盛乘車者非不可東行至黎特不與我同憂爾衛在黎之西故曰

不東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由救

瑣細也尾末也褎盛服貌黎之臣子自傷瑣尾流離之人不為衛所卹而衛之大夫如褎然盛服用充耳而無所聞也詩人專指大夫不欲斥衛君也一說關西謂梟為流離大則食其母意謂衛人視狄為瑣尾不知其將為患故不聽吾言其後果有狄人之難亦通是詩四章上一章興也餘皆賦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伶官之名起於黄帝之臣伶倫取崑崙之竹吹黄鍾之宫至周景王問無射於伶州鳩後世遂以名之衛國之賢有不得志而仕於伶官者詩人惜之其曰皆可以承王事則非止一人當是其徒相招為此故雖其才可為王官有所不顧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疑矩

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祖左手執籥餘若右手秉翟亭歴赫如渥於赭者赭角公言錫爵

簡之為訓或以為大或以為擇或以為不恭夫既自齒於伶官之列不可謂大出於賢者之自為非上之命不可謂擇獨先儒謂伶官雜於倡優侏儒之閒是為不恭也其得謂之賢者蓋雖其迹如此其中固有所見者此意味深長令取之簡兮簡兮重嘆其為此不恭方將萬舞於日之正中處於衆優之上列其容

俁俁然碩大舞於公庭而可仰於是盛稱其才藝容止曰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則見之射御之間如組織言才藝可取也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則見之舞蹈之間容止可觀也曰赫如渥赭公言錫爵此言其貌之盛如此公乃使之受爵於庭非所以待賢者也武舞用干戚文舞用羽籥毛氏以干羽為萬舞孔氏謂萬者舞之總名則兼文武而言詩止言執籥秉翟皆文舞之器意者詩人之言特舉其一可以互見也

山有榛側巾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榛栗屬生於山果之嘉者苓大苦生於下濕草之嘉者喻衛之賢者才美如此宜仕於王國今乃仕於伶官失其所矣西方西周也周既東遷謂詩人思西周之時人物正如此故嘆美衛之賢者真可為西周之人物也前曰碩人言其貌後曰美人言其才是詩三章上二章賦也卒章比而賦之一說簡賢以是舞既

舞而錫爵是以俳優畜之也西方賢者所居也山必榛隰必苓物各有其地孰謂斯人也而處斯地也哉雖然不用宜去矣而相從於鄙事何也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召之舞則舞其諸往役之義與竊謂相招仕於伶官此賢者所自為詩人猶以為不恭若由君之召則賢者當知去就矣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泉水乃衛女嫁於他國思歸之詩何以編之衛風竊意衛女思歸作此以寄宗國衛女作之采詩者得之衛地故繫之衛也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没則使大夫寧於兄弟禮也衛女能以禮自克故思歸而不得作此詩以見其志耳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力轉彼諸姬聊與之謀

泉水始出雖毖然而流尚能至於淇淇衛地也可以

人而不如彼泉水乎此我所以懷歸衛國無日不在念也孌然諸姬非衛國之姬乃衛女所嫁之國娣媵之屬故聊與之謀歸衛之事也

出宿于泲子禮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夫人舉動必有出宿飲餞之禮曰泲曰禰亦非衛國地名當是衛女所嫁之國有此地也衛女始謀歸必有以父母終當遣大夫寧兄弟之禮告之者而衛女

之意未能自已欲出宿飲餞而行謂女子既嫁雖當遠父母兄弟我今謀歸止欲問父之姊妹與已之伯姊爾舍兄弟而言姑姊遠嫌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胡瞎還旋車言邁遄市專臻于衛不瑕有害

曰干曰言亦衛女所嫁之國地名也衛女之意既未能自已尚欲出宿飲餞而行且欲脂舝其所乘還歸之車使疾至於衛國自謂雖不為瑕疵而未免有害

於禮謂禮當遣大夫也

我思肥泉兹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前三章皆思歸之言卒章乃自克之言故以肥泉自釋謂肥泉同出而異歸在物理固有如此者我雖出於衛今既拘於禮不得復歸亦如此肥泉筩為之永歎而已然思衛國須與漕之邑乃昔之所生長使我悠悠然長思不能忘當命駕而出遊以輸寫我心之

憂耳所謂止乎禮義者如此是詩四章一章興也二章三章賦也四章比而賦之一說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謂已不如泉猶得同歸亦通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耳

忠臣盡瘁事國而上下不知其艱可謂不得志矣然謂天實為之歸之命而無所怨此其所以為忠臣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北門背明向陰處闇之象也殷殷憂盛貌有臣如此

而上下不知可謂不明矣是以憂心殷殷而盛謂終

必窶乏而致貧重嘆上下莫知其艱也下二章所陳

皆上下不知之說也然命實使然何足道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避支下同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

如革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

遺唯季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徂回我已焉哉天實爲之

謂之何哉

王事上所命之事也政事職所治之事也上所命之事有適至而不可料者有敦迫而不容緩者職所當治之事則厚以益我不一而足厚以遺我不容辭避似有役使不均從事獨賢之意可謂上不見知矣而我自外而入私門同室之人交徧誚責我交徧摧沮我是下亦不見知矣非命之不淑何以致此然忠臣仕於亂世貧窶艱難既知有命何足形於言室人朝夕相處誚責摧沮交徧不已故不免作此以自解是

詩三章皆賦也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上下相親謂之仁衛之君臣並為威虐無卹民之意故百姓不親相率而去可謂不仁矣故謂之刺虐也

北風其涼雨（于付）雪其雱（普康）惠而好（呼報）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徐下同）既亟（紀力下同）只且（子餘下同）北風其喈（皆）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

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寒涼之風雨雪之候也勢必至於雱然而盛此威虐可畏之喻也至北風喈然有聲則雨雪已霏然而下矣此威虐及人之喻也始威虐方盛謀與惠順而相好者攜手同行而去今威虐及人則行計遂決當求有德者歸之耳然北風止以喻其在上者莫赤者匪狐莫黑者匪烏以喻仕於朝者各從其類胥傚為虐莫有卹我者當即相攜持同車而載適彼樂土

矣或以同行同車分貴賤謂始則賤者去終則貴者去非也同行則猶有未言去者同車則去者益衆矣三章皆言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蓋百姓自相勉勵恐及於禍謂今日之行當緩乎當急乎只且亦語辭之急者再三言之人情可見矣是詩三章上皆比下皆賦也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周南被文王大姒之化則雖游女有不可求衛國君

與夫人並為滛亂則雖靜女亦不自保正家而天下定於此顯然效驗不可誣矣靜女既為刺時之詩序明言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葢謂衛之滛風實由君與夫人之化女之靜者猶如此也三章所詠皆男女相慕悅之事世之儒者以彤管為女史彊名為思古之詩其說出於毛氏或又援左氏取彤管之言欲闕之以待知者此亦考之不精爾實無可疑者且毛氏聞古者后夫人有女史彤管之法遂以此詩彤管為女

史鄭氏因謂彤管筆赤管也殊不知古以刀為筆未有用毫毛者安得有管故書謂之畫蓋以刀筆刻畫於簡至秦蒙氏始以毫毛製筆故漢以來始有竹簡寫之之說左氏所稱取彤管焉亦止取其美物相贈之意非有取於女史也竊意古之女史謂之彤猶他史謂之青蓋皆用竹簡青取殺青之義則女史加以彤色容有是理況女史惟后夫人則有之何必以人閒相贈之彤管遂為女史邪

靜女其姝（赤朱）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此章男女相慕悅期而未遂之辭也靜閑靜也姝美色也城隅幽深之地也踟躕不果之狀謂貞靜之女有此美色俟我於幽深之地我心愛之而未得見所以搔首憒亂不果於行止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同）管彤管有煒說（悅）懌（亦）女美自牧歸荑（徒兮）洵（詢）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此二章皆男女相慕悅贈荅以物之辭也孌美態也

彤管女子所玩之物也牧田牧之所也荑茅之始生
也謂女子有美態者既以彤管贈男子其色煒然而
光盛男子悅懌此管之色謂亦如女之美此女贈男
之物也故男子亦自田牧之所取始生之荑以贈女
且謂此荑信美且異矣猶未可以女之為美姑以此
為美人之贈耳此男贈女之物也說者謂男女相贈
荅與鄭風贈以芍藥陳風貽我握椒之意同此固足
以發明詩人之本意然世之儒者例信毛鄭之說惟

歐陽氏斷然不惑故竊取之且證以刀筆祛千載之疑而彤史之義亦存而不廢獨不可以此詩之彤管為女史爾是詩三章皆賦也一說讀靜女之詩知彤管之意則以禮自防在是矣夫寇不自至負乘招之也淫不自興冶容誨之也竊謂此說專罪女子似非詩人之本意況由於衛君與夫人無道無德之所化則男女俱不知禮矣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

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衛宣公初以禮為伋納婦既而作臺於河上自以詭計要取之數敗人倫誠可惡也是詩皆著其可惡之迹與國人惡之之狀辭簡而義明也

新臺有泚此禮河水瀰瀰莫爾燕婉之求籧渠下同篨除下同不鮮斯踐

新臺有洒七罪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泚鮮也洒高峻也瀰瀰盈也浼浼平也燕婉求之不以正也凡人之為不善猶有羞惡之心往往多祕其

迹懼為人所指目雖其過未有隱而不形然視宣公於河上鮮明高峻之臺肆為燕婉之行固有間矣國人聞其所為猶未以為信然也故過其處者爭往視之至不能俯如有籧篨之疾者前後相屬莫知其數不鮮言不少也不殄言不絶也及見其果於為惡無復愧恥始惡之矣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此章取物為比謂網罟之設本以求魚髙飛之鴻今

乃離之所得非所求事理乖舛喻宣姜本以嫁伋宣公乃以計要取之以魚鳥比君之父子亦惡之之深也國人始猶視之惡之既深則過其處者至不忍仰視若真得戚施之疾者葢不忍仰視又甚於往視而不能俯者矣詩人之言每每如此國人惡其君若不可以訓聖人存之以明有可惡之實者當年不能隱其惡萬世不能泯其迹鑒戒之意深矣是詩三章其二章賦也卒章比而賦之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衛宣公既要伋之妻生壽及朔其後朔與母齊姜愬伋於公遂令伋之齊使盜待諸莘壽知之以告伋使逃去伋曰君命也不可壽竊其節先往盜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何罪盜又殺之伋不廢君之命壽至代兄之死不可謂不賢然壽知愛其兄而不聞諫其父豈嘗諫之不聽或知其不可諫故與二子爭相為

死或以伋與晉申生皆不敢明母之過恐傷父之志申生為恭世子則伋不得為非或以二子為暴虎馮河死而無悔或以為舜事瞽瞍烝烝乂不格姦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謂伋當逃避使宣公無殺子之事壽無救兄重父之過皆聖人所不取但國人憐而哀之耳竊謂舜聖人之事非人人所能為固不可以望二子獨當論其幸不幸昔晉王祥繼母朱氏生弟覽朱

屢以非禮使祥覧輒與祥俱朱密使鴆祥覧知之徑起取酒祥疑有毒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覧輒先嘗朱懼覧至斃遂止使兄弟幸而如祥覧誠為兩善不幸如伋壽豈可輕訾哉况死者人之所難古人視死若輕必有以也夷齊之死以愧後之為臣懷二心者屈原之死以愧後之為君好讒佞者伋壽之死其諸愧後之為父母有愛憎者與世之為後母無均一之德者視此當愧而知改矣此國人傷而思

之聖人所以取之也

二子乘舟汎汎芳劒下同其景影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夫舟所以濟難令二子皆不免於死辟之二人同載一舟汎汎然於中流無所維制國人傷其影之逝知其不能有濟也曰中心養養蓋謂思之使我中心養養不能定也曰不瑕有害蓋謂思之雖不可瑕疵而未免有害於生也二子之死雖未合道亦可恕矣是

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三